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一回 第二節

二老者踏著山崖而下，由西南奔東北，回飛龍鎮。勝爺在前，丁桂芳在後，施展夜行術，陸地飛騰之法。勝爺回頭一看，丁爺腳力跟不上。勝爺思索，我要落下他，愈叫他臉面掛不住，我焉能這樣對待朋友呢？自可慢點行走。不覺三更已過，風吹浮雲散，皓月照當空。勝爺說道：「賢弟，你往前邊看，前邊一道白線，雪花白相似，鹿伏鶴行，腳底下甚快。」丁爺問：「勝三哥，這是何如人也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夜宿賢弟三合店，二郎山之賊俱已知之，大概是被踩盤子的探去啦，因此眾賊各有防範，也許是該山藝業高強之賊，奔賢弟店內暗算於我。賢弟請看，他到店內北跨院暗算愚兄，我讓他要出了賢弟之店，我枉為十三省總鏢頭。」丁爺問：「此人為何穿一身白呢？」勝爺笑道：「此人絕非你我弟兄歲數，他必然狂傲無知，必然年輕。如要竊取偷盜，三五頃地之家，絕然他不偷盜。除非無窮富貴，宅院之中有護院之人，他才竊取偷盜。為的是讓人看見，如其動手，以武術不是他敵手；如若逃走，人追不上他。應當夜行人穿衣裳，或灰，或青，他誠心敬意穿雪白的衣服，這叫狂傲無知。」

弟兄說話之間，已到飛龍鎮南鎮店口。要進飛龍鎮須穿林而過，賊人未進樹林，往正東去了。勝爺捋鬚道：「啊？這不是暗算愚兄的。賢弟是本處的紳董，大概地理必熟，此處十里，二十里，有無窮的富貴大財主人家沒有？」丁爺說道：「此處正東五里之遙，有一村莊，名叫周家屯。有一鄉宦周姓，由大明官居顯爵，一到大清國，當了閒員啦，家有百萬之富。」勝爺問道：「是仗作官欺壓商民哪？還是和睦商民哪？」丁爺說道：「善良之士，人稱周善人。冬施棉衣，夏舍暑湯，買鳥放生，修橋補路，千萬人來往，點路燈，照他人之光明，無善不為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愚兄有一種情性，好打抱不平。你我弟兄今夜無事，今夜追下他去，他要竊盜良善之家，你我弟兄與那善家護院，要良善之家不丟失財物；他要偷盜強掠霸道刻薄之家，你我弟兄看看熱鬧。」丁爺笑道：「勝三哥，真乃俠肝義膽。」弟兄遂向東去。

不多一時。來到周家屯西村口，眼瞧一道白線，縱在村口莊門之上，躍身入村中去了。勝爺說道：「等他走出幾丈去，咱再縱在莊門上去，怕他回頭看見。」二老者站不多時，看此穿白之人，由打南牆根向東行，皆因月在正南，照不到南牆根下。二老者跳下莊門，也順著南牆根向北而去。看是穿白之人，走到村子當中，打著火折，面向南，照著火折點頭。勝爺問道：「賢弟，這周鄉宦家，門口可是座南嗎？」丁爺說道：「大門座北，座南是八字影壁，此人照的是影壁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他這是白天留下暗記，今晚必來，借火折照著記號。」此人將火折熄滅，扭頭轉身向北，擰身形縱上座北群牆，二老者急速跟到北牆根下。勝爺說道：「賢弟，容他進二層院，咱弟兄再上房。他走似蛇行，別跟隨緊了。」二老者擰身軀上房，看穿白之人躡房越脊，滾脊爬坡，如踏平川之地一般，在三道院房上，未曾落下房來。勝爺低聲說道：「丁賢弟，他未必是偷盜竊取，如要竊取物件，必在二道院書房。陳設玩物，准在書房擺設，他竊取金銀財物，必在三道中院。你看現時他竟奔四層院去了。」有一道雪白粉壁牆，賊人躍上粉牆，飄身而入。勝爺說道：「此人並非竊取偷盜，怕是採花淫賊。丁賢弟，愚兄一生一世專恨萬惡淫為首，如遇明仗路劫之人，我能容讓牠三次。往往遇見行路之人被劫，看見被劫之人痛苦哀求，我必上前相勸；如賊人不聽，我才與他動手，將他打倒，令他放走路之人，我絕不傷他性命。如他改過為善，五行八作，擇一而為，幹什麼不能吃飯呢？路劫常仗，打槓子，倘有不幸，叫官廳拿去，豈不是身罹法網？既然勸他放走路之人，我還勸他改邪歸正，這是愚兄平生的毛病。趕到問他為什麼不作個小生意呢？他說家中貧寒，無有本錢，我看他身材外表，問他姓字名誰，我能周濟他三十兩、五十兩，作個血本。如遇二次，還能勸解與他；再有第三次，我才傷他。惟有採花淫賊，姦淫良家婦女，我必當殺之。」

說罷，二老者縱上花牆，看見正北高聳繡樓一座，當中江石子甬路一條，兩邊栽種奇花異草，真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。又有醉醺醺清香異味，花園中有醉仙桃九棵，由春至秋後，醉仙桃之味不斷。此時穿白之人在樓口下向上一縱。

二老者納悶，宦家之樓大而且高，不能縱上去呀！原來賊非是向上縱，縱在樓欄杆扶手上，拿起一個大頂，雙手捋扶手，蠍子橫爬，頭向下，足向上，拿著大頂，兩手攀扶手而上，到樓上一個燕子翻身，輕輕落於樓板，輕巧非常。勝爺叫道：「賢弟，他自己何必玩飄呢？」二老者隱在翠竹林下觀看賊人。賊人到了樓口，樓門雙隔扇，沒有推開。背後伸手，掏挽手，壓刀，就聽咯嘣一響，此刀耀眼鏗明，遞到隔扇縫裡，將樓門撬開，以右肩靠門而入，進到裡邊，又將隔扇關閉。二老者登樓梯，躡足潛蹤上樓。樓口外兩棵明柱，勝爺在西，丁爺在東，樓口外站立。忽然樓房中明亮，原來賊打著火折啦。二老者手沾唾津，將隔扇紙打破觀看。穿白之人奔東裡間繡花簾，不知道尚未關門，還是撬開的門。看此人左手打火折，右手去掀繡花簾，進東暗間去了。勝爺與丁桂芳轉身到了東暗間窗戶外，手沾唾津，打破窗櫺紙，往裡觀看：頂櫃，豎櫃，描金櫃，珠翠繞圍。一陣異味，蘭麝薰人。勝爺與丁桂芳低聲說道：「要做真富貴，還是官宦家。」靠南窗戶，一張牀，雪青的幔帳帶飛沿，五色蘇繡綉子，垂燈籠穗，幔帳放得嚴嚴密密，可不知是少婦，還是長女。靠牀西板牆。有一張茶几，楠木作成，墨玉面，賊人用火折點銀燈，將燈點著，火折熄滅。二老者觀看此賊：頭帶白雲緞，六楞柳口壯帽，周圍品藍碎海棠花，正當頂一道素絨球，按一朵小小的花兒。壯帽上繡五福捧壽；身穿白雲緞短靠，上繡三藍正福捧壽大蝴蝶；白雲緞武褲，燕雲快靴，前後綠雲頭；上有半遮風，金絲繞銀線擰的活翅膀，一走一顫，不亞如靴面上落個大花蝴蝶一般。進東暗間，然後將刀還鞘，刀鞘米色鯊魚皮，白銀的飾件，白銀吞口，米色燈籠穗，藍絨繩打十字絆，胸前蝴蝶扣，四個燈籠穗。左右二肩頭後飄飄擺擺，一巴掌寬英雄帶上繡三藍蝴蝶鬧梅，暗藏八寶，前有雲羅傘蓋，後繡花冠魚腸。臉上兩道寶劍眉，黑森森；一雙俊目，黑眼珠多，白眼珠少，黑似點漆，白如粉脂，皂白分明；鼻如懸膽，口似塗朱，面如冠玉，年在十八九歲，細腰窄背，雙肩抱攏。勝爺歎道：「惜哉，惜哉。這要身歸正道，比我徒弟三太、香五等勝強百倍啊。」看此賊掀起幔帳，掛在如意鉤上，牀上躺臥一位姑娘，已然睡著，枕的是繡花鴛鴦枕。怎麼知道是姑娘呢？按老年說，姑娘是梳的鬢子把的抓髻，荷花色絨繩係頂；按今時說，連在下我也認不出來啦：東洋頭，西洋頭，北洋頭，實在不似往年，以梳抓髻，可以辨別得了。

話說勝爺此時有心要亮刀往樓外叫賊，想賊人來的時候那樣純熟，世上事無所不有，怕其中別有隱情。賊人一拍繡花鴛鴦枕：「小姐醒醒。」姑娘貿然間坐起，姑娘現出上身，雪白粉嫩。藕荷色的兜肚，鸚哥綠兜肚嘴，玫瑰紫圍鶴，赤金的兜肚鏈。有被窩相蓋，下體看不見。再說宦家少婦長女，都有睡褲著身。被褥寬大，小姐將兩個被窩角向脖頸上兩手一拉，上身也看不見了。一手揉杏眼，十指尖尖，雅似春筍一樣，二目觀看，並無驚恐之色。牀下站立一人，一身白素素短靠，背後背鋼刀一口。姑娘說道：「賊人，你要竊取偷盜，躺箱臥櫃之內，有的是細軟物件，珠翠的首飾，綢緞衣服，你就拿去吧，為何喚醒於我？」賊人笑嘻嘻說道：「我並非竊取偷盜。因白晝後半天，小姐坐乘四人小轎，未掛轎簾，我見小姐如花似玉，萬種風流，引動我七魄三魂，遂跟小姐轎子而來。小姐又在府門內，丫環婆子攙扶，姑娘下轎，我在對過大門南影壁上畫下暗記。今夜晚間，但求片刻之歡，姑娘有憐香惜玉之心，賞賜顛鸞倒鳳，我夜夜前來。小姐要用珠翠金銀首飾，綢緞的衣服，我能奉進。」小姐聞聽大怒。丁爺在外抽兵刃，要捉拿採花淫賊。勝爺低聲叫道：「丁賢弟，沉住氣，看看姑娘貞節如何。莫非其中必有隱情，也未可知。」只聽姑娘說道：「賊人，我有心大喊幾聲，我家護院把勢匠，也有十數餘人，男女下人二三十名，將你拿住，大清國的法律不饒人，你罪大彌天。但恐怕壞我宦家的名聲，失了我閨中的體態。癡心賊，你略站片刻，你小姐有金石良言相勸於你！像你們為男子者，就當曉得三綱五常；像我們為婦女者，就宜曉得貞烈賢德。像你身為賊寇，必有莫大本領，很大的膽量，我宅院高樓堅牆，你能來到樓上，即有驚人的能耐。貨賣帝王家，如入武科場，能求功名富貴，能中舉人、秀才、進士、狀元、榜眼，高官得做，駿馬得騎，揚名聲，顯父母，何等的榮耀！你身為賊寇，則為家門無德，上為賊父、賊母，下是賊子、賊妻，終必自己身罹法網。」

勝爺在窗戶外心說，好厲害小姐，辱罵三輩，不帶髒字。

又聽姑娘說道：「既為奇男子大丈夫，就宜曉得三綱五常，孝悌忠信。豈不知，鶉鴉呼雛，烏鴉反哺，大烏鴉生小烏鴉，大烏鴉哺喂小烏鴉，俟小烏鴉能展翅飛騰，大烏鴉一弱，小烏鴉飛出窩裡打食，反哺孝順父母十八天，仁也。蜂見花而聚其眾，鹿得草而鳴其群。蜂如見花，鳴鳴而叫，群蜂相聚；鹿若得草，饑餓之甚，而鳴叫大鹿、小鹿、老鹿，而共其食，乃為義也。羊羔跪乳，馬不欺母，羊羔下生，先拜天地，後拜四方，跪倒吃乳，乃為禮也。蜘蛛網羅而為食，蠅蟻塞穴而避水，那蠅蟻遇降大雨之日，嘍蟻必先知之，聚眾掩塞穴口，以保群蟻不傷；蜘蛛以網羅而為食，凡遇蚊蠅上網乃是自入網羅，非是戕害蚊蠅，則為智也。雞非曉而不鳴，燕非社而不至，乃為春社秋社，分為寒來暑往，乃為信也。」賊人一聽，小姐張口成文，賊拜說道：「豈不知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？你乃十八九歲的女子，我乃十八九歲男子，豈不聞月殿嫦娥愛少年？世界上風流事，最樂頭一宗。小姐賞賜片刻之歡，我當夜夜前來；如其不從，我必當殺之。」姑娘歎曰：「自古紅顏多薄命，我寧可一死，不能辱我世代簪纓之名譽，不能失去閨中貞節。」姑娘遂一低頭，賊人左手壓刀柄，右手挽住小姐抓髻，鋼刀離鞘，橫於頸上。低頭觀看，白潤潤粉頸，黃橙橙赤金兌肚鏈，鐵子把的抓髻，黑黢黢烏雲青絲，元寶耳，襯赤金墜圈，綠陰陰翡翠的大艾葉，十分俊美。賊人說道：「小姐若非長得如花似玉，我即當殺之。你不聞說，正月十五元宵佳節逛燈一女子，閉月羞花，逛燈完畢回家，我跟他去，耗至三更後，我撥門撬戶，入他屋中，姑娘不從美事，我舉刀而殺之。前幾天，清明佳節，有上墳之婦女，我看見一少婦，身穿重孝，哭之甚慟，我等他燒紙已畢，寡婦回家，我跟隨在後頭，記著某村莊、某門、某戶，晚間我入他家去求歡樂，寡婦不但不從，而且破口大罵，我舉刀而殺之。似你這樣姑娘，姿容貌美，我不忍殺之；如其不從，管叫你頭身兩分！」姑娘說道：「殺則快殺，何必多言？人之父母，己之父母；人之姊妹，己之姊妹。誰家沒有父母姊妹，何必絮絮叨叨？汝要再多言，我要胡罵於你。你家小姐惟有速求一死。」賊人羞惱變成怒，箭眉一挑，二眸子一瞪，黑白眼珠亂轉，牙關一錯，臉上通紅，鋼刀一起。

勝爺在窗棂外低聲說道：「丁賢弟，此女可為九烈三貞，如其不救，性命休矣。」遂低聲叫道：「賢弟，你我結為自己弟兄，非是兄長我誇自己的威風，滅賢弟的銳氣，此賊已然自認命案兩條，必是殺人不展眼，我要報報名姓，此賊必由後窗戶逃遁。賢弟你報名姓，不要大聲喊叫，最要緊是小姐名節，要他本家都不知道，把他誘哄出去，宅院外邊去打他。」丁爺說道：「勝三哥，真乃高明。」丁爺遂咳嗽一聲，叫道：「賊人不要強姦不遂，刀傷人命，現在飛龍鎮丁桂芳在此。」賊人一聽，將小姐抓髻放開，咯登一響，鋼刀還鞘，回將銀燈熄滅，哈哈冷笑，說道：「原來是飛龍鎮十八家招商店俱鋪把式場老兒丁桂芳！你開店，狂言大話，掛於匾上，『俠義剛強』，『英雄老店』，牌對聯上寫『孟嘗君子店，文驚宰相』，下聯是『千里客來投，武比廉頗』，橫匾『蓋世奇才』。小太爺有心火焚老兒之店房，不得閒暇，是便宜老兒，今夜老兒敢耽誤小太爺美事，先殺老兒，後與小姐追歡取樂。」說著話，腳踏樓板，騰，騰，騰，足下聲音響亮，直奔外間而來。丁爺在樓門口西，勝爺在樓門口東；丁爺亮鋼刀，賊人在屋叫道：「老兒丁桂芳，小太爺看你有多大本領？」說罷，只見一條黑影從屋中而出，丁爺用力拿刀便刺，因用的力量過猛，將刀刺空，賊人由丁爺後身躡出來？書中暗表，丁爺所見之黑影，乃是賊人抖擻花門簾。這個門簾要是平人抖它，它打卷，惟獨人家會武的人抖起來，不打卷，可以抖得那門簾，在黑暗中猶如人影相似。

丁爺聽賊人喊叫，亮出鋼刀，原本想暗算賊人，那丁爺見影刺去，用的力量又猛，將自己身軀帶出兩三步。勝爺那時站在東邊，心中暗道：「一個小小毛賊，何用暗算於他？」丁爺一刀刺空，賊人打丁爺背後躍到樓欄杆邊，左胳膊一跨，躍樓而下，腳踏塵埃，一扭項，面向北樓口，點首叫道：「樓上狹窄，下樓動手。」勝爺暗中說道：「好大膽的賊人，我想丁桂芳是本地紳董，官府之事能夠管轄，賊人竟絲毫不懼。」然而此時，丁桂芳刀沒刺上賊，勝爺觀看，丁爺有些慚愧。丁爺隨順樓梯而下，手亮鋼刀。賊人丁字步站立，並不亮刀，面無懼色。因是皓月當空，所以看得真切。丁爺夠上部位，半個裏花，一刀削去，直奔賊人頭上。賊人不但不還手，一伏身往裡一跟步，反手將丁爺刀讓盤過去，持住刀柄，往懷裡一帶，抬腿一腳，正踹於丁爺胸前華蓋穴。丁爺往後一退，撲咚坐在塵埃。賊人欲要踢丁爺手腕，丁爺手一扶地，站起身軀，照准賊人肚臍一刀。賊人一閃身，用靴就踢，丁桂芳早已留神，撤步用刀一橫，賊人腳不敢近刀。

勝三爺在樓口上，雙手分定銀髻，觀看賊人手腳甚快，不知是哪門的傳手？好像自己本門的武學。心中暗道：「我別叫好朋友為難啦，人家是為我的事。」勝爺咳嗽一聲：「丁賢弟，你與毛賊動手，是大意未及留神，待愚兄捉拿此賊。」勝三爺飄銀髻，按魚鱗紫金刀，順樓梯而下，要捉拿採花淫賊。勝爺下得樓來，借著皓月，見賊人未亮刀，勝爺也未亮出刀來。勝爺說道：「乳黃未退，胎毛未乾，黃口的嬰兒，乳頭上摘下來的娃娃。你敢因奸不遂，出刀威嚇，用刀殺人，你有多大本領？」說著話，賊人向前一進身，掄拳就打。勝爺一拿他腕子，賊人左拳晃，右拳打，勝爺一把拿空，兩人插拳動手。遠長拳，近短打，或貼身挨擠傍靠，腕腕肘膝間，手眼身法步，打拳要准，發招穩，縱者似風，站者如釘，伸出手來雅似瓦壘，打出掌來恰似卷餅。二人躡高縱矮，抖轉升還，拳腳叭叭連聲急響，鬥戰了二三十個回合。勝爺心中納悶，不知此賊哪位弟兄所傳，竟是本門中之人。勝爺思索，我若與他久戰，叫丁紳董小看我，久後要叫，俠客劍客一時都知道，要小看我勝英，不如使進手招法，將乳子打倒。遂使了個跨虎式，二龍吐須，二指對準賊人二目點去，賊人沒見過此招，用手一避，勝爺下面鉤掛連環腿，賊人靴尖點地，向上一縱，連環腿鉤空。賊人手腳真快，勝爺便鉤掛連環腿，趁勢右腿伸出等賊，賊人縱起四尺多高，半空中站不住，還得落下來，老英雄連環腿在那等他。勝爺青緞色靴面，鉤住賊人燕雲快靴後邊，往懷裡一帶，上面老君推鼎，靠山掌，連手掌帶胳膊，在賊人胸前上向外一推，賊人兩腿向前栽，身形向後仰，一栽筋斗，一個滾，賊人疊腰又縱起來，雙拳雙風灌耳。勝爺雙胳膊一並，用了個野馬分鬃，將賊人雙手腕掙住，往懷裡一帶，又將腿一伸，賊人匍匐倒地，來了個狗吃屎。賊人又疊腰跳過來，照勝爺肚臍一腳踢來。勝爺伸左手，將賊人腳攬跟拿住，右手照軟肋一掌，賊人栽倒。

勝爺說道：「淫賊站起來。摔你一百個筋斗，百草花的名，如有重樣，莫非老英雄也。」為何勝爺不報名姓呢？怕嚇跑了淫賊。賊人為何也不報名姓呢？皆因本處有兩條人命重案，而且作的是髒事，鎮江府衙、縣署公廳正一體嚴拿。賊人叫勝爺摔下三個筋斗，頭暈眼花，不敢進前動手，有心逃走，捨不了樓上的姑娘姿容貌美。心想一計：我假意逃走，銀髻老兒必然追我，我發兩隻暗器，把老兒打死，再把丁桂芳殺了，上樓與小姐顛鸞倒鳳。大戶人家起得晚，日上三竿我再走，豈不美哉？

賊人色心未退，遂轉身形，往西花牆逃奔：「老兒不要追趕，小太爺去也！」勝爺說道：「丁賢弟，你我追趕於他，萬惡淫為首，絕不可饒恕。」勝爺又對丁桂芳說道：「你在愚兄背後，離遠些，淫賊身上零碎暗器必多。」勝英乃久經大敵之人，留神追趕。賊人故意腳底下走得慢，勝爺離賊人丈數來遠，反背抬胳膊，一攏簧，嘎叭一聲響，放出一隻袖箭，直取勝爺哽嚥咽喉。勝爺一順身，左手抄袖箭。賊人趁勢左手一鏢，直奔勝爺心口窩打來。勝爺再一翻身，右手接鏢，兩隻暗器俱為接過。

勝爺將袖箭擲在地下，右手一掂此鏢的分兩，足夠一斤重，原來是我勝家所傳。遂捋鬚大笑道：「娃娃，聖人門口，別賣百家姓。連教給你那個人，大概不如我多多矣。」賊人一見，膽裂魂飛：遞拳腳，連摔我三個筋斗；發兩隻暗器，俱被他接去。

別貪戀樓上的姑娘啦，吃飯的傢伙要緊！把這淫賊貪淫好欲之心，嚇得赴於東洋大海去了。賊人直奔西花牆，躍牆而走。

勝爺說道：「丁賢弟，要追他，別打他躍牆而過的地方追趕。你往南躍牆，我往北躍牆，恐怕賊人在牆外暗算。」二老者躍牆而過，由西首循循，出南口乃是周家屯大街。往西看，一道白線，躍西莊門上而出。二老者也躍西莊門上，追出周家村，眼看一道白線直奔正西逃走，二老者從後面追趕。惡賊慌忙忙如喪家之犬，急速如漏網之魚，工夫不大，追出二十餘里。忽然間賊人止住腳步，轉身面朝東，衝著勝爺冷笑道：「白鬚子老兒，你再來追趕？」勝爺納悶，為何賊人回頭冷笑呢？長身軀往西觀看，離賊人西邊不遠，波浪滔滔，銀蛇亂竄，原來是鎮江府的江岔子。」啊？前邊波浪滔滔，後邊我等追趕，賊人反作狂笑，必然此賊會水吧？」追至近前，賊人縱身跳下水去，在江中踩著水，點手叫道：「老兒下水來，比賽輪贏！遞拳腳小太爺不是你的敵手，暗器也未打中於你，水面比賽輪贏。」勝爺解背後小包裹，內有油子包裹一個，內有水衣水靠。

因夜探二郎山，那山西連鎮江大江，勝爺由丁家店起身時，把水靠帶來。油綢子包裹一抖，鋪在河坡，要換水靠。丁桂芳說

道：「三哥，我由家中帶來水靠了，我下水拿賊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必，在旱地上，他一腳踢你一個筋斗，一拳砸你個咕嚕，你我練武的身子強壯，不至於受傷。水面上萬一失腳，就有性命之憂。」說著話，勝爺坐在油綢子包袱之上，撇去鴨尾巾。

青緞子納幫靴子，撇刀，解鏢囊，油綢子絹帕繡頭，外罩月牙分水蓮子箍，下身三叉通口魚皮套，分水裙，上身水靠，獅子扣繡分水巾，包耳護取軟虎殼腦，分水裙下壓鏢囊，繡著魚鱗紫金刀。收拾好了零碎，抬了抬胳膊，活了活腿，沒有繡落地方，三道鹿筋繡脖領，三道鹿筋掐袖箍，使水不能灌入。勝爺躍身，金蟬脫殼，頭朝下，二足向上，手掌一劈水，跳在江內。

此時賊人離岸五七丈遠，勝爺破風踏浪，離著賊人相近。

賊人借月色一看，老兒水性在我以上，使刀不能贏他，非使我獨門一家水面傢伙不可。一提短靠，由腰中皮套之內，取出一對兵刃，在水面往兩下一分，水滴溜溜打了兩個漩。此兵刃長七寸七，有三環套月，倒豎蛾眉針。水面使短傢伙，自然得力。

勝爺一看，賊人打的那只鏢，我已接住沒拋，帶於囊中，知道是我本門之人，不知哪一位相傳？此時賊人亮出兵刃，才知是那一位所傳。有心將他殺死江中，我那個師弟甚傲情，怕他死無對證。大概此子未出師，找著教給他本事的那個人質對明白，再殺不遲。勝爺叫道：「小冤家，我有心把你殺在長江之中，怕你們家大人強辭奪理。我把你的傳授那個人找著，質對明白，再殺你不遲。」賊人說道：「老兒不要倚老賣老，你要認識我這一對傢伙，你方為高明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知此傢伙之時，教給你那個人還年輕呢！此名叫作三環套月避水刷。」

賊人心中說道：「這對傢伙非本姓不傳，我拜我的老師為義父，許其養老送終，扛幡哭靈，為何老兒知道呢？啊，也許年老多知事，我且問老兒姓什名誰。」想罷，賊人大聲叫道：「噲，老兒通上名來，小太爺手下不死無名之鬼。」勝爺聞聽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小冤家，你要問我名姓，說出來我的名姓，嚇破你的狗膽！」賊人冷笑道：「小太爺不怕，你姓什名誰吧？快快說出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踩水站穩些。老夫姓勝名英，字子川，號為神鏢將。」賊人在水面一個冷戰，顏色更變，渾身立抖，戰戰兢兢。戰戰是驚懼，兢兢是恐懼。「噯呀」一聲，遂將身形往水內一縮，欲借水遁逃走。可惜這一身白雲緞的短靠，三蓋的五福捧壽花蝴蝶，二色俱都嬌豔，往後要不將此衣更換，藍的也不藍啦，白的也不白啦，簡直就成了雪青的啦。

勝英踏水登岸，丁爺氣憤：「為何勝三哥不拿住他呢？」

勝爺叫道：「丁賢弟，適才在那周宅，他打我一袖箭，一鏢，我暗將他的那只鏢用手一搭，此鏢的分量足夠一斤重，所以我才知道他是本門之人。在水面他又亮出一對三環套月避水刷，即知此賊乃是我之師弟所傳。我那師弟……」勝爺說到這裡，咬牙道：「此人太短見，說話不讓人，行事不讓人，太矯情之甚。如要將他殺死在長江之中，日後見面，我要提起此事，我之師弟必狡辯此事。再者死後無憑，您說他殺死二人，何以為憑呢？諒此賊人未出師傅門戶，離此必不遠，我容淫賊三五天，面見我那師弟對質明白。我弟兄有二十餘年過節，當面對明，再殺不遲。因何賊人懼怕逃走呢？我上三門有規矩，如收徒弟之時，方近者，師伯、師叔、師兄、師弟、徒弟、徒姪，擺上酒席，分次序後，師傅言明：我收你為門下，門戶之中規矩，頭一宗先給一朵黃菊花。如戴頭巾，係於頂門之上；如不戴頭巾，帶於兜囊之中。門戶之中頭一宗：『戴花不採花，採花不戴花。如若戴花再採花，人人都可殺。』不論師叔、師伯、徒姪、師祖，人人都可殺，死在亂刀下。如若殺死之後，採花之人有家眷人口，大眾供養。」您道那勝三爺是上三門，門戶之首領，因此賊人魂飛魄散，借水遁逃走。丁爺問道：「他是何人的門徒呢？」勝爺答道：「你我弟兄初次相交，我門中之事，家醜不對外人言。賢弟，俗語說，要正人先正己，掃不盡自己門前之雪，焉能管他人瓦上之霜？我先清理門戶，暫不到二郎山救被搶的少婦，再說那少婦已然驚嚇成病，臥牀不起，大概不致失落貞節。我先清理我之門戶，然後再救那被搶之人。正是，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我要先打二郎山，賊人若質問於我，許你們採花殺人，難道說不許我們搶行路之婦嗎？那時候愚兄何言對答？所以我先清理門戶。三兩天賢弟必有耳聞。」

丁桂芳聽勝爺說話直爽，不敢再往下問。勝爺說道：「天氣不早啦，愚兄由賢弟店中來時，三太他們不知。」丁爺說道：「我打家中出來，您弟婦與您小姪他們也是不知。我在書房安歇，我來時並未與他們言講。」

說話之間，勝爺撇去水靠，換上短打衣服，將水靠折疊已畢，背後背刀，脅下係鏢囊，將零碎東西包好，二老者回歸飛龍鎮而來。及至雞鳴犬吠，東方發亮，二位進了南鎮店口。勝爺道：「賢弟，你打宅院來，你仍回宅院而去。愚兄由三合店而來，我仍回三合店去。我們行俠仗義之人，不現本來形色。」

說罷，勝爺回歸三合店北跨院，丁爺他回家去了。勝三爺穿房躍脊，滾脊爬坡，進了三合店北跨院，天才東方閃亮。臨行之時，由外邊將雙隔扇倒掩，回來用右肩頭將隔扇一推，隔扇大開，由裡邊又將隔扇對嚴，往東間青布簾外側耳一聽，黃三太、李煜等尚在酣睡之間。又在西暗間青布單簾外側耳一聽，楊香五等也在酣睡之際；惟有金頭虎賈明呼聲震耳，尚且說夢語，罵道：「拿賊！拿賊！為何搶人家小媳婦？」勝爺啞然笑道：「他們年輕，不達時務，官面拿賊，還得有賊有證。我們打抱不平，如不見賊證，如何進山拿賊？」

勝爺在明間小銅牀上打坐盹睡，忽一小覺，睡醒來一看，窗櫺紙上已見太陽，大約日上三竿。勝爺心說：三太等總得什麼時候經心，老夫探二郎山，又拿採花淫賊，多少事情，他們尚在酣睡。勝爺想罷，遂咳嗽兩聲，東暗間房驚醒三太，叫茂龍、李煜等：「快醒醒，天不早啦。」西暗房楊香五叫歐陽德、邱成、賈明等：「醒醒，醒醒。」惟有金頭虎賈明，吃飯不知饑和飽，睡覺不知晚和早，渾濁悶愣，尚且還是一個勁的睡。

他與楊香五玩笑，楊香五抽他兩個嘴巴子，傻小子翻了個身，說道：「喝，好大跳蚤。」仍然是睡。楊香五知道他是金鐘罩，傻小子就怕揉鼻子，揪耳朵。楊香五一揉他鼻子，揪他耳朵，傻小子才醒，遂叫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為什麼睡覺你還不安定啊？鬧什麼毛病呀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看窗戶影上太陽，天氣不早啦，我師傅在外間屋中咳嗽哪。」傻小子喊道：「歐陽德、邱成、楊香五、張凱，快起！怎麼還睡呀？」翻身下牀，來到明間屋中叫道：「勝三伯，他們睡著了，叫不起來。」勝爺在外間屋早聽明白，傻小子是賣乖，勝爺也不理他。

黃三太等開門，店家有規矩，店中伙計見客人起來，當即給收拾屋子，打淨面水、漱口水，烹茶等。三太給勝爺倒了一杯茶。勝爺喝著茶，問道：「邱成，你天倫弟兄三人，俱跟我是莫逆之交，大約有五七年都未曾相見。」邱成兩眼含淚，說道：「勝老伯父，我天倫跟您行俠仗義十數餘年，不知因何削去頭髮，身入空門，出家為僧，現今不知下落。」勝爺捋鬚一笑：「我之賢弟看破紅塵，出家為僧，逍遙自在。百年三萬六千日，不如出家樂清閒。雖然不能成佛作祖，耳不聽干戈心不煩，也算知己知彼，真乃大英雄也。你二叔呢？」邱成說道：「也跟您創立多年，如今在宜化府玄豹山，開墾種地，隱於林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一百二十行，莫如莊農當先，土內求食，年頭收成，糧食築成圍囤，倉房滿滿當當，也為知進知退，真乃達於時務者。你三叔呢？」邱成黃眼珠一轉，因幼年黃眼珠，到後文《彭公案》上，在北京六必居，康熙萬歲御口欽封，報應金眼雕是也。邱成暗想：大清早晨背家譜？我勝三大伯黑夜之間愛走黑道，我三叔離此不遠，鋪著把勢場，傳了十數個徒弟，俱學的是高來高去，夜行之術。我想年輕之人，有品行不端者，作下無禮之事，叫我勝三大伯看見。我要說明我三叔之住處，我三叔擔架不起。不如我閉門不管窗前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張，一問三不知，神仙怪也沒不是。遂說道：「我那三叔跟您至友之交，闖蕩江湖多年，不是在南七省，就是在北六省，背插鋼刀，浪跡天涯，我不知在於何處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昨晚夜探二郎山回來，見一穿白衣之賊，我與店主人，即你那丁叔父，追下穿白衣之賊。到了某某宦家樓上，此賊在樓內採花，亮刀威嚇。丁爺在樓窗外把賊人叫下樓來。賊人色膽大如天，與老夫比較拳腳，老夫摔下賊人三個筋斗。賊人假意敗走，老夫後面追趕，他反背就給老夫一鏢一袖箭，俱被老夫接住。我一掂此鏢，足夠一斤重，心想此賊必是咱本門之人。後來追到江邊，賊人下水逞能，老夫下水拿他，他亮出一對三環套月避水刷，我知道是你們邱家門上之人。如今邱氏門中，都要失傳此等傢伙了，非邱家無有此物。你不學水，眼看失傳，老夫見此傢伙，必是你邱家的子弟。適才我看此鏢上，有你叔父名字，必是你三叔所傳。你看此鏢，鏢上刻著邱璉二字。你三叔不識人，教這樣的徒弟，賢愚不分，徒弟作

此傷天害理之事，污辱上三門，敗壞我一世英名，這是你三叔乾的好事。」邱成說道：「三伯，我跟楊香五等在店中睡覺，我不知道哇。」

勝爺怒氣未息，聽外邊有腳步聲音，咳嗽一聲。問道：「勝三哥起來嗎？」勝爺站起身軀，原來是丁桂芳。丁爺見面，遂說道：「勝三哥，小弟慚愧慚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賢弟，為我受累，愚兄感謝不盡。」二位落座吃茶，丁爺說道：「我方才告訴灶上廚師傅，預備兩桌酒席。」說著話，酒席擺上。二老者入座，酒至半酣，勝爺說道：「丁賢弟，你是武學的高明，又是本處之人，我動問動問，有個朋友，也是武舉之人，此人姓邱名璉，人稱入地崑崙，賢弟可認識此人嗎？」丁桂芳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此人鋪把勢場，大大有名的。離著飛龍鎮十五六里之遙，是鋪把勢場的師傅，此村改為俠義莊，所教弟子十餘名，俱是藝業精奇，高來高去，水旱兩路，大有名聲。」邱成黃眼珠亂轉，心中暗道：「我沒敢說出，他都說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昨天採花之人，應是邱三之弟子。我先奔俠義莊，清理門戶，後打二郎山，再救那被搶少婦不遲。」飯畢，勝老者站起身軀，要大鬧俠義莊，捉拿採花淫賊。

丁爺告辭走後，三太看勝爺面帶怒容，遂說道：「老師，您許下給范老者找女兒，莫若咱先到二郎山，救被搶的少婦，使他父女相見，夫妻團圓；然後再到俠義莊，您與我邱三叔，有什麼事再辦不遲。」勝爺聽罷，說道：「正人先正己，不要多言。」三太不敢往下再言語，遂出了北跨院，直奔櫃房，算店飯錢。櫃上先生說：「勝老達官爺，您是高明之人，請看賬本。我們敝東人不成敬意，昨天晚上，今天早晨，店飯銀共合十兩零六錢，連酒錢，我敝東親筆寫賬，取您店飯銀連同酒錢在內，共合收紋銀十二兩，已經由我東人支付紋銀十二兩。」勝爺看罷，微然而笑：「貴東人交朋好友，太至誠了，替我勝英謝過。」

先生說：「還有一件事。」遂打開銀櫃，拿出四包散碎銀兩，說：「這是散碎白銀二百兩，我們敝東人與眾位達官爺不成敬意，你各位買酒不醉，吃飯不飽，作為喝杯茶，你們眾位爺們作為零用，我敝東人略表寸心。」勝爺說：「店飯銀我已經擾啦，請替勝英道謝。惟有這二百兩紋銀，我們由打鏢局出來時，帶的盤費甚多，原銀璧回。」勝爺又叫三太：「拿二十兩銀子給掌櫃、灶上及眾位伙計們酒錢，如其不受，可是嫌少？」櫃上先生一看勝爺直言豪爽，說：「伙計們，勝爺給二十兩銀子酒錢。」眾伙計謝過不提。可見，光棍走道錢引路，平常宿膳酒錢也就是幾錢銀子。掌櫃同眾伙計等道：「勝爺要由此處經過，您千萬可進來。」勝爺說：「我如打此處經過時，我必前來探望大家。」

勝爺與店中眾人客氣一番，遂率眾人出離南鎮店口，直奔俠義莊。逢人遂向俠義莊的路徑，走有十餘里，到了俠義莊西莊口，見村西有鬆林一片，村前有倒栽垂楊金線柳，房屋整齊，道路平坦。勝爺說：「三太，每逢大人物，先要整理村房。凡遇鄰近房屋，有破壞不堪、無力修補者，必量力資助之。這是大人物的行為，為的是高親貴友，從遠方所來之人，看著雅觀。」

勝爺說著話，率眾進了鬆林叢中，說：「你們小弟兄進村中，打聽邱三爺把勢場在那個門戶。」傻小子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我去。」勝爺說：「不要造次，此人比你天倫歲數長，是你邱三大伯，可不許造次。」傻小子說：「不造次。」遂進了村口。

見一拾糞的老者，傻小子繞在拾糞老者身後，把糞筐一拖，扣在老者頭上。好在是方拾的三灘騾馬糞，扣了老者一身。那老者大怒，說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傻英雄說：「借光借光。」

老者說：「有這樣借光的嗎？弄我一身。幸虧是騾馬糞，這要是人糞有多髒啊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老頭別著急。百里不同風，吾們那村問拾糞的話，非扣在腦袋上不是規矩。」老者問道：「你是什麼村的？」傻小子說：「我是哥姑村的。」老頭問：「哥姑村歸那縣管呢？」傻小子說：「棉花線管。」老頭說：「你問什麼吧？」傻小子說：「我打探一個人，有個鋪把勢場的小子，叫邱三，在哪兒住哇？」老者說：「你別是半瘋吧？你敢叫邱三？我門本村紳董秀士、舉貢生員，都稱邱三爺，憑你這個長像就敢大聲喊叫邱三？幸虧問到小老兒我的身上，如果你要問到邱三爺的徒弟身上，豈不是一頓暴打？」傻小子說：「喝，好厲害傢伙。不問啦！」遂轉身就走。老者一想，這是個半瘋之人，回家洗洗衣服，莊稼人能忍能耐。傻小子心中思索著，打冲天杵從裡往外冒壞，心說我給兩個老頭捏個對，倆人要動手打起來，我抱邱三的腿。傻小子遂進鬆林，勝爺見傻小子回來，遂問道：「你可曾打聽明白？」傻小子說：「好厲害傢伙，我進村見一老者，過去作揖，那老者說：『你問什麼事？』我說：『問鋪把勢場的邱三在哪個門口住？』老者說：『你活得不耐煩了？我們稱呼邱三太爺，打個嚏噴，我們這村不敢吃飯。如看見誰家大姑娘小媳婦，長得俊美，三太爺要說這姑娘媳婦長得不錯，本主就得給邱三太爺送到家去。要看見誰家房舍蓋得是樣，本房主將房契就得給送去，還得說：三太爺，這房歸您吧。如看見誰家田地長的莊稼好，三太爺說這塊地真長好莊稼，本主就得趕快將地契給三太爺送去。為什麼得給他送去呢？如若不送，就殺人放火。好厲害啦！搶男霸女，霸佔人家少婦長女，房產事業，豈不是萬惡滔天？」

勝爺聽罷，當時不悅，一捋銀鬚，說道：「邱三因何老不知自愛？」又一想：他年青之時，很是仁義之人哪，上了年歲倒這般萬惡？又一想，傻小子說話不實。邱成在一旁拿黃眼珠瞪傻小子，說道：「你真把我們爺們改透啦，如無此事，我定然不能饒你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帶銀子錢帶少啦，帶話帶多啦。我為何不進村莊，自己訪問呢？」遂消釋怒氣，叫道：「三太隨我來。」

勝爺說著話，已經進了村口。到村子當中一看，座北大門，一汪清水的房舍，均是磨磚對縫，大門道內，影壁前設擺大刀闊斧等各樣的兵刃。勝爺遂走進大門，一看座東的門房掛青布單門簾，勝爺問道：「門房有人嗎？」門簾起處，已然答道：「有哇，你找誰呀？」勝爺觀看此人，年在三十餘歲，黃白的臉面，頭帶青布隨風倒，青皂布大氅，青皂布靴子，很和氣的。

勝爺心中思索，如要是惡霸之從人，必是立目橫眉呀，看此人很和善。勝爺遂問道：「貴上人姓邱嗎？」此人答道：「不錯不錯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這是邱三太爺的宅院嗎？」此人說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我家主人，人稱邱三爺，原本是鄉鄰抬愛，太爺二字實在擔不起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貴姓啊？」那家人答道：「在下姓計，名叫永強。」勝爺又問：「邱三太爺在家嗎？」

那人答道：「在家呢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勞駕，您給回稟一聲吧。三太爺高興，我師徒拜見；邱三太爺如不高興，我們師徒改日再來叩拜。」家人問道：「你老人家貴姓高名啊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在下姓勝，小名勝英。」那家人一聽，過來請安：「原來是勝老師伯。我在門房看門，帶學徒，實有師生之義，我老師時常贊老伯父，與我恩師情同骨肉，勝似手足，還用什麼回稟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不用多話，三太爺如若不高興，改日登門叩拜。」計永強不知其中之事，說道：「勝三大伯，這是跟何人生氣啦？」轉身回到二道院把勢房，說道：「老師，你朝思暮想、時常惦念的我的勝三大伯來了，不知跟何人嘔氣，面帶怒容。」邱三爺說道：「你這乳子，初逢乍見，嗔怪長者。你勝三伯是正面的人物，還跟你遞個和氣嗎？送你幾兩銀子門包，拿點花銷哇？乳子真乃無知，叫你師兄弟大眾，隨我迎請你勝三伯父。」邱三爺率領眾徒弟等迎接出去。到了大門口，一看勝爺面帶不悅之容，仰面朝上。邱三爺趕奔進前，提大氅磕膝點地請安，叫道：「勝三哥一向可好，別來無恙？小弟不知，未得遠迎，老恩兄當面恕過。」

勝三爺硬著心腸，假為不知，回頭叫三太，說道：「三太爺的府第全是細磨的房屋，門道的柱石都雕刻花活，左邊是喜鵲登枝，右邊是萬福流云。」邱三爺聞聽一愣，心中暗道：我與我勝三哥八九年未曾相見，未行大禮，故此見怪，遂跪在勝爺面前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，小弟邱璉叩頭下拜！」勝爺回頭叫三太，說道：「你看三太爺的府第，修造的太闊呀！你看門道內椽子，都是松柏大漆漆的。」三太在勝爺背後居心不忍，心說：我師傅乃是心慈面善之人，請安不答，磕頭又假為不知。黃三太遂說道：「老恩師，我三叔給你行禮磕頭哪。」勝爺心中暗想：三太已面軟心慈了，久後此子必要露臉。一個大活人在我眼前跪著，我焉有看不見之理？勝爺低頭假意觀看：「哎呀！原來是三太爺！勝英擔待不起。邱三太爺，損了勝英的壽數。三太爺請起。」邱三老不知內中之事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，有話家裡說吧。」隨著弟兄攜手，讓到二道院把勢房。勝爺觀看後簷牆有條案一張，前面擺設八仙桌，當中太師椅兩張，二老者並肩而坐。邱爺叫道：「你們大家過來給你勝老師伯磕頭。」勝爺觀看，丑俊胖瘦不一，連看門的計永強，整十數名，跪倒磕頭拜見。勝爺半禮相還，說道：「邱三太爺的高徒，我勝英擔待不起。三太、香五、李煜、茂龍等，給你邱三叔叩頭。這是咱上三門增光長臉，給你我整理門戶的邱三叔磕頭。」惟有邱成不與大眾一同叩拜，皆因他們是親叔姪，另行拜見叔父。邱三爺半禮相還：「眾位達官，這樣抬愛，實是不敢當。」行禮已畢，從人獻香茗茶水。邱三爺道：「勝三哥，你罵完了沒有？小弟要有小過處，當面唾我；如有大過處，你責打於我。我要臉面一紅，我邱璉就算忘恩負義！你我弟兄孩童起首，八拜結

交，你又收我為師弟，弟之武學，滿為恩兄所授，發財致富，揚名露臉，都是由恩兄身上所起，為何你辱罵我三太爺？這叫什麼稱呼？」

邱三爺說著話，眼含痛淚。勝爺說道：「三弟，你教了多少露臉出色的高徒？」邱三爺才知道，原來是因為徒弟招惹的是非。老弟兄二人說著話，門房的計永強已經回門房去。邱三爺真是光棍一點就透，知道是徒弟惹禍，說道：「老恩兄，我所傳者，在本場有十餘人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啊？這話說得不對，十幾個，究竟是多少？十八九個，也是十數個；八九個，也是十數個。有準數目沒有呢？」邱三爺說道：「有十一個徒弟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適才與我行禮十個人。你那一個徒弟呢？必是資格重，程度高，為何我沒有看見呢？」邱三爺說道：「那一個不但是徒弟，尚且是小弟的義子螟蛉。」勝爺問他姓什麼呢？邱三爺答道：「姓高，名叫雙青，綽號玉面多狼。」勝爺捋鬚一笑：「你這個義子，外號可高明。玉面多狼，哪裡去找紅粉佳人去嗎？」邱三爺道：「此孩愛穿白素的衣服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對啦，我就是找他來啦。」邱三爺說道：「此子由去年，我看他神色不正，把他驅出門外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也倒罷了。」老英雄伸手由兜囊中，取出一支鏢來，說道：「三弟，請看此鏢。」